

珍品



前哨

月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機關雜誌·前哨編輯委員會編

第一卷 第一期

1931 4 25 出版

——紀念戰死者專號——

宣言

致各國革命文學文化團體及一切進步的著作家思想家書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L. S.

血的教訓

梅 孫

被難同志傳略

1. 李偉森 2. 柔石 3. 胡也頻 4. 馮鏗 5. 殷夫 6. 宗暉

被難同志遺著

五一歌(殷夫)血在沸(柔石)紅的日記(馮鏗)同居(胡也頻)

短評：我們同志的死和走狗們的卑劣

文 英

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國際協會主席團來信

美國“新羣衆”社來信

零售：每份大洋八分

寄費：國外照加國內不加

前哨·文學導報目錄

第 1 卷 第 1 期

——紀念戰死者專號——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爲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2
爲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爲人類進步而工作的 著作家思想家書	2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L.S.)	4
血的教訓	5
——悼二月七日的我們的死者(梅孫)	
被難同志傳略	6
一 李偉森 二 柔石 三 胡也頻 四 馮鏗 五 殷夫 六 宗暉	
被難同志的遺著	13
五一歌(殷夫) 血在沸(柔石) 紅的日記(馮鏗) 同居(胡也頻)	
短評：我們同志的死和走狗們的卑劣(文英)	28
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國際協會主席團來信	30
美國“新羣衆”社來信	31

第 1 卷 第 2 期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對於中國白色恐怖及帝國主義干涉的抗議	2
一 德國革命作家路特威錫·稜 二 美國無產階級詩人和作家密凱爾果爾德 三 奧國革命詩人翰斯·邁伊爾 四 英國礦工作家哈羅·海斯洛普 五 日本無產階級作家永田寬	
“五四”運動的檢討(丙申)	7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祕書處給各支部的信	14
開除周全平，葉靈鳳，周毓英的通告	15
一 周全平 二 葉靈鳳 三 周毓英	
編輯附記(編委)	16

第 1 卷 第 3 期

出席哈爾可夫世界革命文學大會中國代表的報告(蕭三)	2
屠夫文學(史鐵兒)	12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爲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作家宣言	15
------------------------	----

第 1 卷 第 4 期

青年的九月(史鐵兒)	2
“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石萌)	5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概況(思明)	10
南京通訊(思揚)	13
左聯啓事	16
附記(編委)	16

第 1 卷 第 5 期

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衆的文化組織書	2
大衆文藝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史鐵兒)	5
東洋人出兵(史鐵兒)	6
“黃人之血”及其他(石崩)	12
啓事	16

第 1 卷 第 6、7 期合刊

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	2
饑餓的襁褓的一羣(凌鐵)	5
勞勃生路(突如)	7
——××棉日廠工場壁報第十號號外	
統治階級的“反日大衆文藝”之檢查(洛揚)	11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晏敖)	16
評所謂“文藝救國”的新現象(石萌)	20
關於革命的反帝大衆文藝的工作(洛揚)	24
蘇區文化情形概況(雄澤)	27
祕書處通告	29
日本無產作家同盟答辭	30
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	31

第 1 卷 第 8 期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	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對於中國無產文學的決議案	7
最近的蘇聯文學(黃達)	8
中國蘇維埃革命與普羅文學之建設(施華洛)	13
爲蘇聯革命第十四週(年)紀念及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紀念宣言	16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爲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同志們，國民黨摧殘文化和壓迫革命文化運動，竟至用最卑劣最慘毒的手段暗殺大批革命作家的進步了！我們的革命作家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鑑，殷夫，是在二月七日，被祕密活埋和鎗殺于龍華警備司令部了！

這樣嚴酷的摧殘文化，這樣惡毒的屠殺革命的文化運動者，不特現在世界各國所未有，亦是在舊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的支配時代所不敢爲。但國民黨爲圖謀鞏固其統治計，而竟敢於如此的施其暴無比的白色恐怖，竟造成這種罕見的黑暗時代。我們左翼文化戰線的損失固大然而也使一切人們更明瞭的認識了國民黨政權的實質及其末日的快臨！同志們，這原是國民黨維持統治所能用的唯一的方法，於既往的四年中，國民已經用刀刮，用油煎，用索絞，砍頭，活埋，槍斃了不知幾千百萬的革命羣衆了；而現在竟屠殺到文化領域上來，這是牠更走近了末日一步，於是黑暗的亂舞也更進一步了，

國民黨在虐殺我們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經給我們革命文化運動以最高度的壓迫了；禁止書報，通緝作家，封閉書店；一面收買流氓，偵探，墮落文人組織其民族主義和三民主義文學運動，以爲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運動消滅了，然而無效。於是就虐殺了我們的作家；然而這也是無效的。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文化運動，是和勞苦羣衆的革命運動——蘇維埃政權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國民黨萬難消滅革命勞苦羣衆的蘇維埃運動。我們作家的被虐殺，證明了我們的文化運動的力量已經不弱，已經成爲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的力了。

現在，雖然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天天的狂暴起來，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的軍隊天天的增加，然而革命運動依然天天的在發展。因爲國民黨四年的統治，已使全中國裝滿飢餓者的隊伍，使全國土到處都是瘡爛了，而“進剿”所需的軍餉是民衆的血，所殺的是民衆的頭，民衆都已經覺醒轉來了。

同志們，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文化運動，是只會向前發展的。我們起來紀念着這個運動的最初的犧牲者，反對着國民黨在末日之前的黑暗的亂舞！

反對國民黨虐殺革命的作家！

反對國民黨摧殘文化，壓迫革命文化運動！

反對封閉書店，壟斷出版界，及壓迫着作家思想家！

集中到左翼文學文化運動的營壘中來！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爲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
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爲人類進步而
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

國民黨四年來統治中國的成績，不是他們自身所鋪張文飾的和平建設，而是更加破產的國民經濟；也不是他們自身所宣傳的開明政治，而是被壓迫勞苦羣衆的更加殘酷陰慘的命運。誰都沒有權利來詛咒中國勞苦羣衆的革命的暴動。中國勞苦羣衆所受的痛苦乃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痛苦，他們的生活比任何民族都更非人的。這是中國勞苦羣衆要求革命的唯一而十足的理由。

中國地主。資本家及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想盡一切手段來壓迫革命，進攻革命的羣衆。於是大規模的屠殺常常反復於中國各地。數年來無辜的人民，革命的工農羣衆和共產黨員死於白色恐怖下者，不知幾千百萬了。自然，中國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的這種瘋狂的狀態，就是統治階級社會秩序之倒潰的反映。

這個狂風暴雨，現在一併捲到文化領域上來了。過去我們已有不少的犧牲（半年前，中國左翼演劇家聯盟份子宗暉同志被槍決於南京，還有許多我們的同志，思想家，作家，現今正呻吟於世界上最黑暗的中國牢獄和租界牢獄中），現在，則一切出版，公演，展覽早已被完全的禁止，一切左翼作家都早已被通緝，是不待說了，而二月七日的國民黨的大屠殺中，我們的同志竟又居五人之多！國民黨用了活埋和槍斃的毒刑，於同一的時刻，暗殺了十九個革命家（其中一人是孕婦）五個革命作家，——共虐殺了男女二十四人，連資產階級的法律手續也不曾經過，到現在也不定宣。

我們的五個被難的同志，不僅是我們聯盟的份子，也是全中國人所知道的著述家，小說家，詩人：李偉森是富於文學天才的，兼及於社會問題的著述家，有多種著譯書籍；柔石和胡也頻是有相當社會地位和很長的創作生涯的小說家；殷夫是優秀的新進詩人，馮鑑是新進的稀少的婦女作家。這些都是中國新文學界的精華，然而國民黨用極陰狠的手段，強奪了，奪去他們的生命了，——李偉森被活埋，其他被槍斃。

在地主。資本家社會會的腐爛崩頹之下，在軍閥帝國主義的橫暴之下，中國一切最進步的優秀的作家和思想家，必然很快的傾向革命，並且必然很快的認識了自己的任務：幫助勞苦羣衆做智的，觀念的鬥爭和文學的宣傳煽動的工作。我們的被難的同志和我們全體，都充分的理解：這種的鬥爭和這種的工作，是中國勞苦羣衆所短，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被剝削，也文化最爲落後，而中國勞苦羣衆的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的創造，又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創造，以及全人類的社會主義的文化的創造之前提條件。

國民黨不能不用極刑對付我們的作家，因為國民黨已經走到末路，他們在中國革命運動的面前發抖了。這一面也證明中國統治階級之觀念的欺騙（孫文主義，民族主義文學等）已經完全無用，所以他們只有法西斯蒂的壓迫的一條路。但這法西斯蒂的壓迫的結果，中國的文化界目前正像死神踏過一般的枯萎了，劊子手和偵探正佔據了出版界，我們這些革命的作家和一切革命的思想家既不能不在地窖地下室進行極艱苦的活動，連那些極不平的只因平日稍稍對於國民黨表示過不滿的著作家思想家，目下也都被國民黨所壓迫。

然而中國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會更加逞威，國民黨的法西斯蒂的壓迫會更加兇暴，而我們的鬥爭也要更加艱苦，更加血腥，因此，我們十分的需要世界上一切爲人類進步而鬥爭的人們的援助。

世界各國革命文學團體和革命文化團體諸君！一切爲真理爲光明而創造而奮鬥的有世界

的榮譽的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諸君！

我們不僅簡單的報告了你們關於中國白色恐怖及我們同志被難的真相，我們加倍的期望着你們有力的聲援！

反對中國的白色恐怖！

反對各帝國主義的幫兇和直接鎮壓中國革命！

反對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逮捕及屠殺中國作家和思想家！

反對國民黨對於文化的法西斯蒂的壓迫！

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戰線！

擁護中國的革命！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L. S.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輕鐵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擄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雜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舉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過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黑暗的動物。

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布。這一面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面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因為如傅略所羅列，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志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却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廣大勞苦羣衆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

現在，軍閥的報告，已說雖是六十歲老婦，也為‘邪說’所中，租界的巡捕，雖對於小學兒童，也時時加以檢查；他們除從帝國主義得來的鎗砲和幾條走狗之外，已將一無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說——的敵人。而他們的這些敵人，便都在我們的這一面。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

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 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血的教訓

——悼二月七日的我們的死者——

梅 孫

都會裏徬徨着無數失業工人和失業青年，鄉村裏流離着更廣大的失了土地的農民和破產了的手工業者，的中國應該怎樣才能使自己從那內的外的堅固的鐵鎖解放出來，這是中國革命戰士們所日夜想求得一個正確的解答底中心問題，就文化運動而言，中國是個號稱文化最古的國家，但是數千年來長期封建的迷雲中停滯不進，最近百年又在帝國主義底吸盤及反動統治底鐵輪下更使中國文化像背着太陽的薔薇一樣慘然無色，如何衝破那些障礙使中國文化得着更壯健的發展，當然是我們今日的急切問題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聽得許多不同的答案：從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到取消派的種種說法，但急速發展的革命形勢，使漸次醒覺了的被壓迫羣衆毫不猶疑的唾棄了那些黃色的欺騙了，最近幾年來英勇的都市無產階級斷然恢復了1927以來，的元氣，站在革命的尖端領導着廣大的被壓迫的革命民衆的解放運動，蘇維埃政權底鞏固，紅軍底日益擴大，農民逐漸的革命化，在在都給與了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象徵，雖然取消派正在那裏大喊着革命在1927就死亡了。在文化戰線上，從來人自爲戰的革命戰士們這時都覺得有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底必要，同時毫無疑義地把文化鬥爭同政治鬥爭緊緊聯繫起來，於是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左翼戲劇，美術諸聯先後成立。爲着從文化的領域形成解放運動底一戰野，爲着想因這一運動底成功使中國文化轉換方向，增加活力。

這一些聯盟次第開始他的活動了。五一以來示威遊行的參加，論文與作品的有組織的發表，新興文藝理論底研究等了，一時顯然可以看見新的中國文化底曙光，但這對於非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非使中國文化完全枯萎以死的統治階級，似乎是使他發抖的大敵。他們對左翼文化運動底摧殘的魔爪是變本加厲地加來；查禁書報，封閉學校書店，搜查，逮捕，并殺戮文化運動底戰士，其橫蠻慘酷真爲有文化的國家所不能想見。

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前幾月，各地的革命羣衆團體熱烈擁護，爭着選出自己的代表豫備參加這個光榮的盛會，這是我們革命羣衆自己的政府第一次檢閱他的隊伍、直接聽取他屬下的人民陳述他們的要求與痛苦底時機，應該是多麼使人踴躍啊。我們左翼文化諸團體也選出了我們的代表提出了我們關於文化上以及生活上種種要求豫備提交大會。但當我們這些代表與其他十餘團體代表討論出席大會的工作的某夜告他們不幸都被捕了。在二月七日，京漢路大罷工，即日本左翼戲劇家以‘全線’之名寫的那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英勇的鬥爭底紀念日之夜，我們的代表柔石，胡也頻，馮鏗，白莽等，與其他十餘同志都成了他們的壯烈的死了！啊！慘痛的二月七日！

在這些壯烈的戰士底家庭裏。老母在哭她的兒子，弱妻在哭她的丈夫，小孩們在哭他的

父親……這固然極人世底悲哀，但是最可傷的還是我們的革命團體被奪去了最有力的份子！我們不能否認這嚴重的損失！

但左翼文化運動就這麼隨着那些戰士們在統治階級底槍彈下倒嗎？不！決不的。那除非說反動統治底白色恐怖可以鎮壓一切被壓迫民衆底解放運動。他們的死不過以事實告訴了我們這是反動統治底最後的掙扎，這是他們日暮途窮的倒行逆施，同時告訴了我們左翼文化運動不是花呀月的運動而完全是血的運動！無產階級文學應該是以鮮紅的血寫出來的。我們只應該更嚴肅的更英勇的踏着他們的血前進。

“過去 們不是太紅而是太空。這是這血的事件後一個同志的感慨。我也覺得過去我們對於這個運動還缺乏嚴肅和堅決，有的甚至當作一種時髦，因此時常可以發見類似兒戲的反組織的言動 而不知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結果，我們的運動豈止不是甚麼時髦而是隨時得以生命相撲的工作，在帝國主義與統治階級的槍彈下爭着以最良的腦汁填起中國化文的新階級的豈能有一絲兒戲的感情。因此我們加緊克 我們的‘空’我們的‘鬆懈’‘浪漫’；我們更得以鐵的紀律團結新舊同志以多數集團的，紀念碑的作品做我們死者墓上的花環。

同志們，莫使二月七日那夜的柔石們的血空流吧！我們踏着他們開下的血路前進！

被難同志傳略

一 李偉森

李偉森，一名求實，生於一九〇三年，湖北人，世爲望族。‘五四運動’時，以十六歲之青年，領導武漢學生運動，京漢鐵路二七之役，亦曾參加。翌年赴俄留學，二年後回國。一九二六年赴廣州，與蕭楚女等合編‘少年先鋒’雜誌。以文名於時。國民黨北伐期內，爲偉森表面活動時代。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動後，回上海，從事於白色恐怖之下的全國總工會的復興運動。旋復潛往廣州，參加廣州暴動，翌年春回上海，創辦‘上海報’，此爲中國布爾塞維克黨機關報‘紅旗日報’之前身。此後竭全身精力，從事於黨報工作，凡一年之久。一九三〇年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即加入雖因工作關係，左聯職務差不多沒有時間來擔任，但他幫助了工農兵通信工作不少。同年六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海辦事處成立，他被選爲書記，對蘇區軍事，文化，教育，土地問題，盡力尤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數日後即解至龍華警備司令部，於二月七日被活埋於該司令部內曠場，臨刑時顏色自若，高呼口號。

偉森平日對於工作不避艱險，好讀書，尤富



文學天才，於工作繁忙中，也常於深夜握管爲文，至晨不息。著譯至豐，下面數種是現在能調查到的。

- | | |
|-----------------|------------|
| 1, 杜思退也夫斯基評傳 | 1929年 |
| 2, 革命十年後，俄國農業狀況 | 1929年 |
| 3, 動盪中的俄國農村(翻譯) | 1930年 |
| 4, 俄國農民與革命(翻譯) | 1930年 |
| 5, 小品文雜感集 | 1929—1930年 |

二 柔石



柔石，原名平復，姓姓，以一九〇一年生於浙江省台州甯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所以他直到十歲，這纔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範學校；一面爲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後，在慈溪等處爲小學教師，且從事創作，有短篇小說集“瘋人”，一本，即在甯波出版，是爲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爲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後，於一九二五年春，爲鎮海中學校務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略血，但仍力助甯海青年，創辦甯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村發生暴動，失敗後，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甯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爲“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於創

作之外，並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華”週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柔石爲發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也爲基本構成員之一，盡力於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爲執行委員，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後，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文學上的成績，據調查到的總開如下：

1, 瘋人(短篇小說集)	1922年
2, 人間的喜劇,(詩劇,未發表,)	1924年
3, 舊時代之死(長篇)	1927年
4, 三姊妹(中篇)	1928年
5, 二月(中篇)	1929年
6, 希望(短篇小說)	1929年
7, 浮士德與城 翻譯,戲曲)	1930年
8, 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翻譯,小說)	1930年
9, 丹麥短篇小說集(翻譯)	1930年
10, 爲奴隸的母親(短篇小說一篇)	1930年
11, 一個偉大的斗象(隨筆一篇)	1930年
12, 血在流(詩一篇)	1930年

此外零星遺稿，尙可有二三萬字，在寄存於他同鄉友人處的這些遺稿堆中，發現未寫完的一篇題名‘Pionier’，的短篇，及計劃中的長篇‘長工阿和’的大綱一紙。尤其可惜的，是他最近作的一二篇在原稿中的短篇，均於他的住處被查抄時被搜去了。

三 胡也頻



一九〇五年春，生於福建省福州城內的一個尙豐裕的人家裏。爲第一產，幼時十分得祖母的鐘愛，年青的快樂的並且多產的母親也愛好他。父親是一個不做事，不喜唸書的遊蕩人。他先在家裏塾讀，幼學漫林之類，不久，因家境一天天衰落，到了要變賣房產的地步，連塾師也不能請了，遂祇得鬱鬱地在家裏和弟弟們遊玩。嗣後，父親忽與友人經營開戲館的事業，他得重進了附近人家的家塾裏去拚讀，唸孔子底‘論語’，學做對句，他非常好學。然而家庭之頹廢氣分，日見其重，父親不管家事，母親每天遲起，他們雖愛兒子，但較之使他進學，還不如將他在家裏做一個小小的聽差，更合他們底意。不久，父親經營的戲館，又倒台了，他遂又不得不停學，並且被父送到城外一家巨大的金鋪子裏去做學徒了。

一九一九年，有名的‘五四運動’的一年，他十四歲，因開始閱讀上海報紙，引起對於外面的廣大的熱鬧的世界的羨慕和幻想，又爲那些走

鋪子前的穿制服的青年學生們底姿態所動心，尤其因受了鋪中的人和鋪主底無端的侮辱，

反感甚深，終於竊了一副有六七兩重的金釧，而逃至上海。學徒生活，於此告終。

到了上海，纔進浦東中學，行蹤即為父親所知，遂被父友帶至天津，並使他進了大沽口海軍學校。福建人都愛子弟進海軍學校，因為容易做官。這時他十五歲。至第三年，這個海軍學校倒閉了，他和同學們赴北京，他希望能考進北京大學，然而因^他外語不及格，落第了。他即留在北京，開始流浪的貧苦生活，常常找不到衣食，至為大學生抄英語生字，以賺得一些舊衣服和舊襪子，這種生活，繼續有三四年之久。

一九二五年，他開始寫作，詩或小說，投到那時大報的附刊上去。開始寫得並不好，但他努力他繼續寫了許多，遂顯示了他的進步。

一九二八年，到了上海，繼續著作的生活。思想漸漸深刻起來。一九二九年思想上更進一步，着手寫『到莫斯科去』的中篇，並和朋友們辦雜誌。

一九三〇年春，他赴濟南去教書，開始研究翻譯過來的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底藝術理論，很有心後得同時還讀了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科學的書籍。他開始用這些來分析現代中國的文藝和社會，並將自己底結論講給學生聽，得了最多數的學生的擁護，然而因此，他被當地統治者和學校當局趕去了，時在五月。

回到上海，即加入左翼作家聯盟，被選為執行委員，並且負擔工農兵通信運動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槍決於龍華警備司令部，身中三彈。

他有子一人，於他^被捕二月纔誕生的。

即在最近，^他也依然不懈於創作，在負責工農兵通信運動工作的忙錄中，寫完了光明在我們的面前，並寫了幾篇短篇。在從獄中寫出信裏，還提及他預備要寫的一個巨大的長篇的計劃。

現在將他的著作，列表如下：

- | | |
|---------------------------|-------|
| 1, 聖徒(短篇集) | 一九二七年 |
| 2, ^鬼 思與人心(戲曲集) | 一九二八年 |
| 3, 活珠子(短篇集) | 一九二八年 |
| 4, 詩稿(短篇集) | 一九二八年 |
| 5, 往何處去(短篇集) | 一九二九年 |
| 6, 消磨(短篇集) | 一九二九年 |
| 7, 牧場上(短篇集) | 一九二九年 |
| 8, 也頻詩選 詩集) | 一九二九年 |
| 9, 四星期(短篇集) | 一九三〇年 |
| 10, 別人的幸福(戲曲集) | 一九三〇年 |
| 11,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短篇集) | 一九三〇年 |
| 12, 一幕悲劇的寫實(短篇集) | 一九三〇年 |
| 13, 到莫斯科去(中篇小說) | 一九三〇年 |
| 14, 光明在我們面前(長篇) | 一九三〇年 |

此外最近的短篇，均未收成集子。

四 馮 鏗

馮鏗，一名嶺梅，今年二十四歲，一九〇七年十月生於廣東省的潮州。家庭是智識階級。有二兄一姊；姊已於幾年前病亡，父母和二兄現都存在。

姐姐是位有反抗性的女詩，同志馮鏗幼年時代的教育和反抗的性格，都是有賴乎姐姐的。



家庭貧窮；而父母哥哥等——平時和社會落落不合。她幼年時頗受到這種情形的影響，

馮鏗同志文學天才及趣味很高，八九歲時即能閱讀‘水滸’，‘紅樓夢’及林(紆)譯小說。她後來的從事文學，即是她底天才和趣味底繼續發展。

她個性很强，對於社會一切不平現象，自小便深惡痛絕，毫不妥協。做學生時，當教員時都常常和惡劣環境衝突。但衝突之後，只有把她的反抗精神鍛鍊得更為堅強。

狀貌如男子，濃眉巨眼，不喜修飾。平日雖與同志同居，但誓不生育，用各種方法免避懷孕，恐妨革命工作，這到她死為止，是成功了的。她生性喜歡辯論，問題無論大小，非得到結論不休。

一九二二年開始發表作品。

‘五卅’時代，她代表潮州學生聯合會參加各革命團體。她的革命生活，就從這時開始。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時，她和她的愛人從農村逃命，幾遭不測。

一九二九年春同她的愛人來上海，初入某大學讀書，卒因學校腐敗和經濟困竭中止。她畢業高中時是十九歲。

一九三〇年春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努力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作。同年六月左聯，派她參加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會工作，從此更把她全部精力都交付給革命，一直到死担任着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會宣傳部的工作。但一面仍經常參加左聯的文學的工作。她超努力，工作越多，有時忙得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但她不表示絲毫疲倦。同時因中國革命的飛快發展，使統治階級心寒膽戰，加緊白色恐怖的手段來對付革命者，而她却負着重要的革命工作，環境非常危險，但她既抱着為無產階級革命犧牲的決心，所以毫不退避，仍舊積極奮鬥！

她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數日後引渡至龍華警備司令部。至二

月七日下午八時許被秘密槍殺於龍華。

她自被捕以至遇害，雖備受牢獄之苦，然態度十分鎮定，意志十分堅決，臨死時十分激昂，與同~~志~~們高呼口號。

- | | |
|-----------------------------|-----------|
| 1, 重新起來 (中篇) | 一九三〇年 |
| 2, 紅的日記(短篇) | 一九三〇年 |
| 3, 鐵和火的新生(短篇集) | 一九三〇年 |
| 4, 華老伯(短篇) | 一九三〇年 |
| 5, 突變(短篇) | 一九三〇年 |
| 6, 樂園的幻滅(短篇) | 一九二九年 |
| 7, 最後的出路(長篇) | 一九二九年 |
| 8, 遇合(短篇) | 一九二九年 |
| 9, 販賣嬰孩的婦人(短篇) | 一九二九年 |
| 10, 友人C君(短篇) | 一九二九年 |
| 11, 春宵(詩集) | 一九二六——三〇年 |
| 12, 嬰兒(集) <small>歌曲</small> | 一九二八年 |
| 13, 一團肉(隨筆一篇) | 一九三〇年 |

五 殷 夫

殷夫，一名白莽；井常用文雄白，沙菲，洛夫等筆名；姓徐。今年纔二十二歲，一九〇九年生於浙江省象山縣的鄉下，家庭是中產農家。父親是個醫生，但在殷夫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就死了；母親現在還健在，是一個異常和善而特別關心於殷夫的母親。她知道殷夫參加革命活動，並且很活躍，但她沒有阻止他，只對他說，“一切你自己小心！”殷夫尚有二個哥哥，但十分不同，他們是南京政府裏的官吏。

他很謙和，不多言，尤其是出色的聰明，賦有科學的和文學的天才，在小學和家庭中都得人愛好。九歲時，就能看各種小說，寫詩是在十三四歲時，就開始的；十八歲時到上海，先在民立中學讀書，一年餘，轉學至浦東中學，這時和革命運動開始發生關係；他學得很好的英語，又對於化學，有特別的興趣和心得。

一九二七年四月，因一個國民黨員的告密而被捕，幾被鎗決，後因禁三月；關於這事，他有



很長的敘事詩。釋放後(同年的秋天)，他進了同濟大學，在那里讀了將近二年的書，學得了可以自由看讀的德文。自一九二九年脫離了學校，便專心參加革命工作，特別是青年工人運動。

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在絲廠罷工中被捕，並且被毒打了，但沒有殺死他，放了他出來。他很快的恢復他底工作，依然做青年工人運動。

從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他開始更認真的寫作，尤其是詩，技術上漸臻精美，感情也深刻起來，他試着表現各種情緒，將美麗的抒情詩，投寄給當時著名的文學雜誌奔流等。而紅色的鼓動詩則投給祕密發行的工人運動刊物，如“列甯青年”等。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這期間中，因為他做了更多的工作，同時也學習了更多，所以除寫詩以外，還寫了不少有價值的關於青年工人運動的論文，登在工人運動刊物上，這是很少人知道的，因為他用了如上所述的各種筆名。

一九三〇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他也加入。他雖因參加青年工人運動的工作很忙，依然很勤勉的為左聯的雜誌，“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等寫詩，他偶然也寫小說隨筆等。

他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和左聯其他同志一齊被捕，也同在二月七日晚，被祕密槍決於龍華警察司令部。

在他死的前兩天，他有一個小條子送給朋友，在那上面寫了許多小字，但絲毫沒有說到他的情況。他只說要一些錢；當這小條子看來，他底心境是和一切馬克思列甯主義者一樣，異常平靜的。

他底詩稿 此次被遺失了很大的部分——一些是遺失在他自己住處，一些則因為放在左聯編輯部主任柔石同志處，被查封時搜去了。現在將可以調查到的他底著譯，列表如下：

- | | |
|--------------------|-------------|
| (1) 孩兒塔(詩集) | 一九二九年 |
| (2) 伏爾加的黑浪(詩集) | 一九二九年 |
| (3) 一百〇七個(詩集) | 一九三〇年 |
| (4) 詩集(包括譯詩) | 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 |
| (5) 小母親(小說，隨筆，戲曲集) | 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 |
| (6) 蘇聯的農民(翻譯) | 一九二八年 |
| (7) 蘇聯的少年先鋒隊(翻譯) | 一九三〇年 |
| (8) 列甯論戀愛(翻譯) | 一九三〇年 |

六 宗 暉

(劇 聯)

宗暉，原名緯榮，姓謝。生於一九一〇年，天津人。

南京曉莊師範校生。為人英勇有才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自由運動大同盟發起，他即在校內組織分盟。其時日本海軍不法遊擊長江，媚外軍閥反歡迎之，民衆莫不憤激；同時英



商和記蛋廠又有無理開除工人之事，宗暉乃偕自由運動大同盟分盟諸同志，領導南京民衆，在軍警壓迫之下，作反對軍閥帝國主義的壯大示威運動。

因此，南京反動政府壓迫更加兇毒，曉莊學校即被封閉，學生之遇害者以數十計。宗暉逸至上海；他原爲南國劇社社員，適註社公演田漢之“卡門”，他扮鬥牛士 Lucas，極爲成功。嗣後兩三月間，除努力於演劇工作之外，羣衆鬥爭亦時參加，因此益爲統治者所忌。

某夜以友招赴上海大戲院觀影戲，乃竟中計被賣，途中即爲偵探所得。解赴南京，備常各拷刑之後，於一九三〇年中秋前一日，被槍決於雨花台。

被難同志的遺著^孝

五 一 歌

殷 夫

在今天，
我們要高舉紅旗，
在今天，
我們要準備戰爭！

怕什麼，鐵車坦克砲，
我們偉大的隊伍是萬里長城，
怕什麼，殺頭，槍斃，坐牢，
我們青年的熱血永難流盡！

我們是動員了，
我們是準備了，

我們今天一定要衝，衝，衝，
衝破那座資本主義的惡魔宮。
殺不完的是我們，
驅不了的是我們，
我們為解放自己的階級，
我們衝鋒陷陣，奮不顧身。

號砲響震天，
汽笛徒然催，
我們衝到街上去，
我們舉行偉大的五一示威！
我們手牽着手，
我們肩並着肩，

我們過的是非人的生活，
唯有鬥爭才解得鎖鏈，
把沉重的鐵枷打在地上，
把卑鄙的欺騙扯得粉碎，
我們要用血用肉用鐵鬚爭到底！
我們要把敵人殺得乾淨，
管他媽的帝國主義國民黨，
管他媽的取消主義改組派，
毫紳軍閥，半個也不剩，
不建立我們自己的政權，——
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永難翻身！……——

1930, 4, 25。

血 在 沸

——紀念一個在南京被殺的湖南小同志底死——

柔 石

血在沸，
心在燒，
在這恐怖的夜裏，
他死了！

x

x

x

x

他死了！
在這白色恐怖之夜裏——
我們的小同志，
鎗殺的，
子彈丟進他底腦腔，
躺下了——小小的身子，
草地上，
流着一片鮮紅的血！

x x x x
國民黨，
魔胎的劊子手。
狠的心，
狐狸的尾巴，
狗的鼻；
嗅到他了，
咬去他了，
吞下他了！

+ x x x
血在沸！
心在燒！
地球在震動！
火山在爆發！

x x x x
帝國主義呀，
記住你們的末日！
大風在飛沙，
猛浪在捲石。
從工廠的煙囪裏噴出火，
在犁鋤上，土地濺出了血！
一切，你們的一切，
都在崩潰了，
都在場收了！

x x x +
金錢，淫威，壓迫，剝削，
還給他們罷！
大砲，飛機，毒瓦斯，電網，